

# 文学改编如何赢得好口碑

□周思明

在如今这个 读图时代 文学无疑受到了电影、电视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强烈冲击。相对于门槛较高的文学阅读来说,很多人可能更倾向于观看影视剧,因为后者是一个更为直观的大众化的欣赏趋势,而文学改编可以让更多的人接触到文学作品,在文学和影视之间架起一座互通的桥梁,从另一个侧面有效促进文学的传播和发展。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基于文学原著的影视改编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夏衍曾说:改编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它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但也要力求比原著有所提高,有所革新,有所丰富。忠实于原著,但是用影视化的语言来进行加工,因为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毕竟是在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转换。人物的情感变化在文学原著中可以用文字来表达,但改编成影视语言则需要用环境、细节、演员动作来体现。因此,文学改编不能一成不变地照搬照抄,而是要在原著的基础上向前走一步。对经典的改编,需要找到原著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在当今时代的价值判断和精神追求下,老树开新枝,体现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和追求。电影《林家铺子》《祝福》以及老版

的电视剧《西游记》《红楼梦》《四世同堂》等,都是根据经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佳作,之所以至今仍被受众所喜欢,其原因盖出于此。

在新时代背景下,改编文学经典也面临着新的时代使命。尽管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荧屏,在制作技术、特技效果、场面营造等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毋庸讳言的是,在文化精髓、细节处理、人物性格表达等方面仍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瑕疵。比如现在的改编剧存在模式化现象。业界人士指出,从布局布景来看,不管什么阶层的人家里都是 墙上了一幅画、窗台一盆花、中间放一张沙发。影视作品中的布局摆设本来是体现人物性格身份和剧情推进服务的,但是现在的很多文学改编作品往往忽略这些细节。再如两个人吃一顿饭,包括吃饭原因、桌面摆设、花多少钱、有什么菜等细节,其实是塑造人物所不可或缺的,因此需要精心设置,不能总是一个模式、一种样貌。当年夏衍在对茅盾小说《林家铺子》的文学改编中,注意到了场景中的每个小细节,林家小姐闺房里柜子的摆设和上面的小物件都十分考究。这是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的需要,新时代的文学改编也应该用这种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进行打磨,深入理解和

把握原著精髓,推出优秀的改编作品。

当前在影视剧创作领域,IP改编热的兴起成为一个颇引人注目的现象。如何正确看待文学经典IP的改编与传播,是当下影视剧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应该切实关注和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学者主张,在文学经典IP的改编中,应提倡经典正说,努力保留和传递文学经典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也有人认为,文学改编不必忠实于原著。笔者窃以为后一种观点不值得肯定。改编者只有忠实于原著,真正理解和把握好原著的创意和精华,并在改编中予以保存和深化,才能做好这项工作。那种认为原著已经产生了较大影响,或已经拥有较多粉丝,买下版权后无论如何改编都会获得成功,的看法和做法,实际上是靠不住的。

鲁迅在致王乔南的信中写道,他的《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下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这实在是一位文学大家的先见之明,此言亦可视为经典的警世通言。比如,相比原著和电影《小兵张嘎》的生动有趣,电视剧《小兵张嘎》则显得有些相形见绌。电视剧《红高粱》播映之前,有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和同名电影在先。电影《红高粱》在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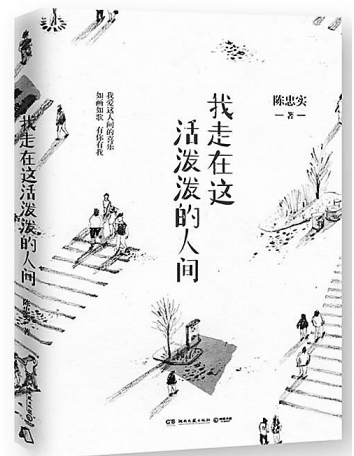
神秘色彩中歌颂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赞美生命是其深刻主题。而电视剧版《红高粱》在一些关键元素上,偏离了小说对于人性、生命、自由的讴歌精神,将一个颇具生命爆发力的经典之作演绎成了现代时尚戏,使得该剧的经典魅力明显削弱。

法国文艺理论家巴赞认为,就改编而言,选择的原著越重要、文学价值越高,越容易在改编过程中破坏原始作品中既有的平衡,因此改编者必须具备高超的才华与技巧,才能在新作中建立一种全新的平衡。这不是简单的忠于原著所能做到的。原始的平衡来自文学创作,但改编后的平衡却必须适合新媒体本身(如电影、电视或戏剧),并且必须和旧作中展现出的平衡感旗鼓相当。同理,从文学经典或既有成功的影视精品改编的新版影视剧,也同样存在一个如何打破既有的审美艺术平衡,构建忠实于改编对象的新的美学平衡问题。这个问题拿捏不好,往往使改编流于失败。

文学名著是人类文化的瑰宝,是不会衰朽的活招牌,文学改编当然不该成为禁区。而很好地把握文学名著的思想内核,在深刻理解、用心阐释的基础上刻画人物和讲好故事,才是文学改编赢得好口碑的关键所在。

## 平凡人间的别样光彩

读陈忠实《我走在这活泼泼的人间》



□高中梅

陈忠实先生是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白鹿原》在文学史上具有经典意义。他的散文也同样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文字朴实热情,情感真挚动人,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而今,读陈忠实的《我走在这活泼泼的人间》(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第1版)一书,从白鹿原到烟火人间,感悟到平凡也能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这本书文字老辣,关中味十足,读来十分过瘾。全书收录了陈忠实44篇经典散文,展现了他丰富的情感世界和深厚的文学造诣。书中有陈忠实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也有对文学创作的思考,释放出他一贯温暖真诚的人文关怀。读者能从其中寻找到作家的童年和少年,他生活的家园、成长的经历、爱与怕以及苦与乐,还能体验到他创作《白鹿原》的艰辛,他为人处世的原则,他的使命感和他生命的意义。

穿过几十年的时光,陈忠实更多的是回顾贫困的少年、艰辛的青年,以及自己默默奋斗的中年历程。父母、亲人、朋友、老师、同道,在他回望的目光中缓慢而从容地走来,面目变得更加清晰起来。在《何谓益友》中,陈忠实回忆,早年的冬天,北京的一位编辑如何看过他写的《接班以后》,来向他约稿,认为它具备了以后长篇小说的架势。我当时还在惶惶着能不能写出第二篇、第三篇,我根本没有动过写长篇的念头,我便给老何解释这是老虎吃天的事。陈忠实的文字,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把自己内心的那份忠诚、热烈的感情,用朴实朴素的语言展现给了读者。

陈忠实的文字常于厚重之中透出作家的性情。如《告别白鸽》一文,展现了他柔情婉约的一面。在写作的寂寞岁月里,两只白鸽活跃了白鹿原上老宅的盎然生机,鸽子 捕食的温情和欢乐的声浪,会使人的心绪归于清静和平静,使得陈忠实享受生命的静谧并得到理智的清醒。当白鸽遭到鸱鸢的袭击时,陈忠实表现出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盼它伤愈,盼它重新发出羽毛的白色。然而,它死了。和白鸽的相处中,陈忠实对生命的尊重和呵护,对弱小的体谅和同情,表现出了作家的敏感和悲悯情怀。

陈忠实的心灵、情感、所思、所念,始终没有离开他出生、成长的土地。如《绿蜘蛛,褐蜘蛛》一文,写的是梨树的过程,看着梨树慢慢长大、开花、结果,这里面给人带来了太多的喜悦和对生命的希冀。《原下的日子》写在原下的祖屋两年的生活,他刚调入陕西省作协时,由于专业作家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于是他索性决定从城镇回归乡村老家,在祖屋里读小说、写小说。这个旧宅老屋,可以说是陈忠实文学写作和精神生命中的一个原点。读之,能感受到陈忠实在那片原上的思索与坚守、突围与耕耘。

陈忠实的文字因为真而蕴含着力,因为力又突出了美。他常说:我散文写作的基本守则,首当其冲,既不容许妄说,也不添附虚饰之词。只听他说话,就知道他是一个西北汉子。打眼一看,分明是典型的秦人造型。倾听书中讲述,感到他是这样一个个人:生活简单,却能处处悟出道理;语言简朴,却总能一语中的。对人生的感悟,他可以用最简单直观的语言来描述:“饿到一半,最害怕啥?最害怕揭锅盖。因为锅盖一揭,气就放了,所以,饿就生了。”

读完全书,陈忠实笔下的人性美、人情美,以及真实独特的体验,无不令人赞叹。陈忠实之所以能成功,不仅因为他有过人的天分,还因为他有常人所不及的吃苦精神。在写《白鹿原》之前,他可以用两年的时间去查资料,再用四年的时间去写作,这样的毅力与坚持,试问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如今,原上曾经有白鹿,人间再无陈忠实。在平凡人间的生活中,读到陈忠实老练、老辣的文字,更令人深思不已。

## 文坛观察

文学名著是人类文化的瑰宝,是不会衰朽的活招牌,文学改编当然不该成为禁区。而很好地把握文学名著的思想内核,在深刻理解、用心阐释的基础上刻画人物和讲好故事,才是文学改编赢得好口碑的关键所在。

□周慧虹

不翻看内容,谁会想到《愿所有遗憾都是成全》是著名画家、散文家丰子恺的作品集?

岂止丰子恺被包装成了不折不扣的鸡汤大师,萧红的苦难经历被编排成《遇见你,遇见不变的纯真》,石评梅表达情感苦旅和内心彷徨的散文和小说,被《你来过,愿记忆终究美好》这样轻飘飘的文字代替,就连作家汪曾祺的作品选集也走起了鸡汤线路:《一定要,爱着点什么》《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

近年来,如此矫揉造作的鸡汤体书名开始流行,爱、孤独、遇见、牵手等词语一夜之间变成图书封面上的高频词。如今走进书店,稍加留意不难发现,这类书不仅未见减少,反而愈加

## 书名何须鸡汤体

繁盛,完全是傍上经典名家死不撒手的节奏。

给名家经典强安一个鸡汤体书名,容易误导读者。往往,这些装帧设计颇具时尚的图书,与一些青春作家的书混放在一处,从书名到外在形式,乍看甚为相似,缺乏文字常识的读者很容易搞混,误将名家经典当成青春作家的手笔。而且,用鸡汤体给名家经典命名,很大程度上过分强调了作家作品的某一方面,是在给作家贴标签。以汪曾祺作品为例,鸡汤体书名大多凸显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闲适。事实上到了晚年,汪曾祺也有怒目金刚似

的作品。再如,在《遇见你之前,我以为我受得了寂寞》等鸡汤体书名的侵袭下,沈从文全被包装成了情爱高手,然而翻开书仔细看看,《边城》《萧萧》《三三》等经典作品呈现出的显然并不是这样。

将名家经典与鸡汤体书名硬性捆绑,容易弄巧成拙,惹人讨厌。人们原本指望走进书店与纸质书来一番亲密接触,调换一下阅读口味,不曾想举目所见,依然是鸡汤体书名搔首弄姿,令人躲闪不及。试想,读者满怀期待的心情岂非瞬间变得烦不胜烦?更何况,鸡汤体书名不只是泛滥成灾,有些纯属卖

弄文采,又怎么能不招致一些读者的反感?

据观察,那些老牌的出版社较少采用鸡汤体书名,热衷于采用此类书名的多属成立相对较晚、商业气息较浓的出版营销机构,书名的操刀者也多年轻编辑。他们刻意迎合市场、渴望图书热销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总是围绕鸡汤体书名兜兜转转,某种程度上亦折射出策划、编辑人员的不自信,折射出他们经营理念与职业精神的缺失。事实上,图书出版机构以鸡汤体书名迎合读者,反倒是低估了读者的眼光和素养。开卷

## 亲情是永不变味的佳肴

□李季

唐颖的长篇小说《家肴》(《收获》2018年第3期)写上海一家三代人的悲欢离合。大舅元鸿坐牢十五年后回到上海,无法与妻子宝珠共同生活,一个人搬出去住,巧遇早已嫁给他人的外室阿馨,两人再次来往,掀起新愁旧怨,从而给整个家族两代人带来了种种波澜。

故事的叙述者是元鸿的外甥女、容家的小女儿容美。整个故事,好像就是她用眼泪串起来的。容美的生活充满困惑:小时候不理解爸爸容先生和妈妈元英为什么偏心,

凡事都向着姐姐容智,有了自己的家庭后又不了解如何才能得到幸福;不了解大舅家的儿子知成和姐姐容智为什么逃离家庭不知去向;不清楚大舅的死讯为什么要瞒住家族中的所有人。她想破解家族中的种种谜团,却越陷越深,当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然而,读者如果心细,自然会在乱麻中找出一丝丝头,剥茧抽丝,厘清上海老弄堂深处这一扇门里的家长里短、聚散离合。

容美一直怀疑自己不是容家的亲生女儿,真相恰恰相反,姐姐容智才不是亲生的。容智是大舅元鸿和阿馨的女儿,容智出生时,元鸿早已入狱,根本不知道这个女儿的存在。为了阿馨好再嫁人,元英抱走了刚出生的孩子,说是送给了别人,所以阿馨始终也不知道容智就是自己的女儿。父母对容美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对容智却格外疼爱,一方面是因为亲生的再打再骂也不妨,另一方面是觉得离开父母的容智应该得到更多的爱。容智长大后得知真相,又加上被警方误判入狱羁押一年,从而心灰意冷,切断与家庭的一切联系。表哥知成对自己的出身又自卑又伤心,也选择了逃离。前一代的伤痛在后一代身上蔓延,命运翻云覆雨,每个人都各有各的伤痛,他们看似隔膜,其实亲情的力量无处不在,就像一道道家

肴,虽然普通,总带着永远不变的温度。

多年后,在妈妈的葬礼上,容美终于明白,家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妈妈的味道就是那用母爱烹制出来的一道道菜肴的味道。她最终与生活和解。容智和知成也最终回归,选择了宽宥和感恩,找回了曾经的温暖。

生活离不开美味佳肴。《家肴》让我们看到了上海人生活的实质,不过是人间烟火。容美随手记在笔记本里的家庭食谱:烤鸭、炒盐肉、酱鸭、糯米绿豆汤、红烧肉等,不仅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还具有观赏性。每一道菜肴

## 评唐颖长篇小说《家肴》

面,都站着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上海女人 元英。可以说,元英就是老一代上海女人的代表,大难临头敢于担当,粗活、细活都能拿得起,内里坚守着最朴素的道德标准,做人履行责任,善待他人。

从《家肴》中走出的上海一家人,是平凡的上海人,他们身上携带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也携带着时代变幻的岁月沧桑。他们是那个时代上海人的命运写照,却又超越了地域和时代,具有普遍的指代性。这一家人乘坐着同一叶小舟,在时代的激流中飘摆,几欲沉没,却最终驶至彼岸,家族中的成员各自上岸,奔向自己的命运。

## 铁血忠魂铸长城

□全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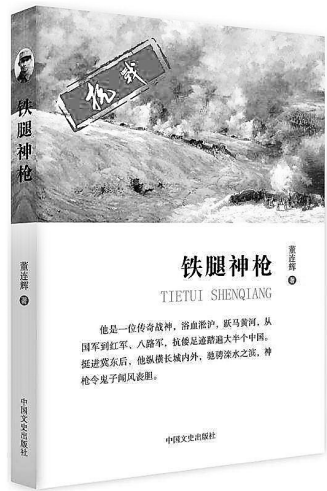
作为长篇纪实文学《长城证明》的兄弟篇,长篇小说《铁腿神枪》(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甫一面世就好评如潮。这部抗战题材作品讲述了冀东抗战时期神枪手欧阳波平的传奇故事,正所谓 英雄抛热血,壮歌荡燕山。该书不仅视角独特,透视了冀东抗战的残酷与悲壮,而且情节曲折感人,人物刻画个性鲜明,颇具震撼力和感召力。

主人公欧阳波平历史上确有其人。当年为了写作《长城证明》一书,董连辉大量阅读、搜寻、查证各种档案资料,走访民间老人,在长达十几年的搜寻整理过程中,意外发现了《长城证明》主人公李方州的挚友欧阳波平的感人故事。欧阳波平出生在湖南,早年为十九路军军官,后参加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至1938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

12月,任八路军冀东部队主力团十二团团参谋长兼一营营长。1941年至1942年夏,他与迁青平联合县第三总区区委书记李方州密切配合,浴血长城,开创迁安早期抗日根据地。他能文能武,善于排兵布阵,调兵遣将,是冀东抗日战场上威震敌胆的优秀指挥员。1942年8月8日,欧阳波平率一营在彭家洼设伏,全歼日本关东军某王牌中队,不幸在打扫战场时遭警卫员刺杀牺牲,令人痛心扼腕,叹息不已。

李方州与欧阳波平,两人一个在部队行军打仗,周旋于日寇扫荡屠戮之间;一个在地方秘密潜伏,确保部队作战的后勤供给。可谓一明一暗,遥相呼应,沉重打击了日寇与伪军的嚣张气焰。此外,两人不仅相貌相似,行事风格、人品胸怀也有诸多相通之处。因此,让欧阳波平短暂而悲壮的人生传奇流传于后世,成为董连辉的又一个愿望。

## 读董连辉长篇小说《铁腿神枪》



由于有参考价值的确切信息几近于零,再用《长城证明》史料考证的创作手法显然是行不通的。董连辉决定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讲述欧阳波平的传奇人生。与以往文学作品、影视剧中所塑造的抗日英雄形象不同,欧阳波平身上有许多引

人关注的特质:虽然战争环境恶劣,但他非常注意个人卫生,为此甚至落下了 爱臭美 的话柄;他长期坚持体能训练,身手了得,形体健美,并经常和战士们比试拳脚。这种塑造人物形象时的崭新尝试,既生动又可信,让英雄回归真实,脱离了以往文学作品中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上形象。笔者认为,这种与时俱进的创作风格与那些抗日神剧里的雷人手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位在战场上威风八面的 战神,生活中却是一位真实可爱甚至带有某些性格缺陷的邻家大男孩,这无疑更契合新时代读者的审美口味。该书出版后,作者董连辉先后到几所高校与学生进行交流,发现在90后大学生读者群体里,像欧阳波平这样的抗日英雄形象是颇受欢迎的。

《铁腿神枪》不仅揭露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屠戮中国百姓的残暴本性,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一些出卖国家、出卖灵魂的人为祸之烈。比如神枪手欧阳波平的前两任警卫员都是因奸奸奸而出卖而壮烈牺牲,他本人最后也倒在被奸奸收买的警卫员枪口之下,令人扼腕叹息。

铁血荡寇寇,忠魂铸长城。寻找英雄,呼唤英雄,祭奠英雄,重塑英雄的浩然之气,是该书的灵魂所在。正如董连辉在后记中所说:我们不能在硝烟中与前辈们一起冲锋,用镜头拍下他们慷慨赴死的悲壮瞬间,但我们能够拂去时光尘埃,用笔头书写他们气吞山河的诗篇,以艺术真实还原他们 浴血长城驱寇寇、荡气回肠谱壮歌 的伟大壮举。这种令人崇敬的铁血精神,也正在新时代中国军人身上传承和延续。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铁腿神枪》的出版,无异于一场洗涤灵魂的及时雨,于那些一味追求声色犬马的享乐群体来说,不啻当头棒喝,具有独特深远而又意味悠长的积极意义。